

四庫全書

經部

詩補傳卷十

宋 范處義 撰

國風

唐

周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曾孫成侯又南徙曲沃穆侯以後又徙於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在平陽東及武公復都絳堯當九年洪水之災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故身

居茅茨土階之宮飯土簋歠土鉶聖人之儉葢以濟時之不及非茍然也至其所以治天下者典謨所載備矣曷嘗不中禮哉晉在堯所居遺風猶存其君子則深思其小人則儉嗇猶為善俗也而為之君者亦復鄙吝拘迫不及遠慮故詩人閔之而變風作焉謂當周共和之時其君則僖侯也

蟋悉蟀所律下同刺晉僖公也儉不中丁仲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洛下同也此晉也而謂之唐

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晉之為晉久矣而詩猶謂之唐蓋具二美焉一則以堯之遺澤在人心者萬世如一日故存唐之名示不忘堯也二則以見聖人之思古故凡有古之名號存於世者不輕變易也蟋蟀之詩蓋閔僖公居國君之位廢國君之禮既過乎儉不適於中徒為自苦不能有益苟能深長思之亦當為國以禮而堯之遺風不墜矣

蟋蟀在堂歲聿允橘其莫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直慮無已大康職思其居據好呼報下同樂無荒良士瞿瞿俱具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蟋蟀蛬也十月蟋蟀始入床下在堂則十月以後也十月以後則歲遂莫而且逝役車且休矣除去也邁遠也慆過也為國君者當此之時尚不能自虞樂則

日月之去且遠且過矣言不可緩也詩人既欲其君之自虞樂又慮其樂而忘反則過猶不及故又戒以康樂不可大甚職思謂思其職也其居謂思其所居之位也其外謂思其患生於意外也其憂謂思其憂生於所樂也好樂無荒深戒其樂不可極也良士謂善士似指在朝之臣而言謂當人君虞樂之時在位之善士苟能瞿瞿然却顧蹶蹶然動而敏於事則可以休休然安逸而無患矣玩味一篇之旨真所謂憂

深而思遠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山有樞烏侯下同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所懈埽蘇報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晉儉陋之弊至昭公極矣在僖公之時詩人固已憂之然未若此詩尤為廹切也序詩者推言其弊之由起謂不能脩道以正其國也政者正也道者政之本

也本之不脩則無其政何以正其國故有財則不能用有鍾鼓則不能自樂有朝廷則不能洒埽此之謂政荒國政既荒則民散而之四方危亡將至故為四鄰所窺而昭公猶不悟是誠可刺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俱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以朱

樞刺榆也榆之白者為枌皆榆類也特生有山隰之異爾曳者曳而行也婁者弊壞也謂曳而至於壞也

南楚凡人貧衣破謂之褸裂古人用字多從省故省衣作婁如要之襋之當作衣旁要之類是也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詩人謂山則有樞隰則有榆皆可用也而昭公有衣裳不能曳婁有車馬不能馳驅一旦宛然而死他人當取之為愉樂也

山有栲（考）隰有杻（女九）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栲山樗也杻檍也可為弓材以水曰洒以帚曰埽動

之曰鼓擊之曰考他人是保謂保而有之也

山有漆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漆可以造器用栗可以為籩實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憂勤則閟日似短逸樂則引日似長他人入室謂入而居之也三章之意皆同惟他人是保切於他人是愉他人入室切於他人是保詩人之言申復如此愛君之意有加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烏毒下同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穆公之子成師昭公之叔父也昭公以沃之大邑封成師已無遠慮且不知人矣而詩人刺之欲其早為之所與祭仲諫鄭莊公封叔段於京之事類也莊公之失在小不忍昭公之失在弱而寡謀外則鄰國窺之而不能悟內則國人將叛而不之察序詩者謂之微弱信乎其為微弱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素衣朱襮博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洛揚之水白石皓皓古老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浮揚之水淺緩無力以喻昭公之微弱白石堅頑之物以喻沃之盛彊水既淺緩則堅頑之石鑿鑿然鮮明皓皓然潔白而水粼粼流於石間以喻沃盛彊之迹已著見如石而昭公之微弱如水流石間也粼領

謂之襮繡謂繡刺以為黼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桓叔在沃服素衣繡黼之襮是僭諸侯之服也鵠亦曲沃邑名在邑而服侯服國人宜惡之乃反以為美皆欲從之以為可以樂而無憂則桓叔之所為必有以要民譽而收衆情故國人聞桓叔叛逆之命不敢以語人恐其或致人言以害其成也此皆將叛之辭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

頍下同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以春秋左氏傳考之昭公封成師於曲沃乃魯惠公之二十四年至魯莊公十六年曲沃伯為晉侯蓋幾七十年詩人於昭公之世已知沃之子孫將有晉國非君子知微知彰不能為此言也沃之脩其政多歷年所中間屢有簒奪之禍而昭公以來略不知所為備至於失國而後已此可以為永鑒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記下同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

子餘下同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九六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椒之為物其實易蕃聊之為言略也謂略言之可以盈升盈匊也古者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兩手曰匊則匊大於升矣之子謂桓叔也碩大無朋謂無與比也碩大且篤謂篤於政也椒聊且且語助也謂此特略言椒耳若論其條之遠則蕃衍不啻升匊也詩人申複歎其盛大昭公獨不知慮之何邪是

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綢（直留下同）繆（亡侯下同）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國亂則征役無時賦斂無節民既不得安居且乏貨財不能備禮此昏姻所以失時也綢繆之詩蓋述當時怨曠之人思不期而會與野有蔓草之詩意同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戶懈）逅（胡豆）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

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采薪者必綢繆整束乃能不散芻楚亦然猶昏姻合二姓必有禮以綢繆之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十月也在隅謂在東南隅十一月十二月也在戶謂直戶正月也束薪既喻昏姻三星則記昏姻之時自十月至正月皆可以行禮過此則失時矣詩人原其失時之由謂因無禮以綢繆故先取束薪而次言三星也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見此邂逅見此粲者女語其夫

以為良人男語其妻以為粲者邂逅則不期而會詩人互言之以見一時怨曠之男女多不以禮而苟合故歎之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如此邂逅何如此粲者何傷無以救其亂也秦風曰厭厭良人國語曰女三為粲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杕徒細下同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必政爾

曲沃之為晉禍六七十年閒簒逆者四五則其寡助

也至矣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晉為曲沃所并寡助之驗也故詩人原其故謂由人君不親宗族骨肉離散全無兄弟手足之助此其所以亡也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私叙獨行踽踽俱禹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毗志下同焉人無兄弟胡不佽七利下同焉有杕之杜其葉菁菁子零獨行睘睘求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特生貌杜赤棠也杜雖特生猶有葉湑湑然潤澤

菁菁然茂盛以自蔽公族公室之枝葉也君乃不能親之至獨行踽踽無所親睘睘無所依可謂孤立矣故詩人曉之曰豈無他人可用莫若同父同姓者譬之身之骨肉相資以生本之天性非他人可比因歎彼行路之人何為不相親比謂非骨肉人各有心故也人之無兄弟者何為他無佽助謂非骨肉各親其親故也詩人申言之責之深愛之至也序曰刺時則非昭公一君為然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晉之諸臣尸位素餐不關以民事言於上者故羔裘刺之終篇皆責以不恤民之言作是詩者蓋與在位之人有舊好是以原其爲民設官之意告之冀其必聽也

羔裘豹袪起居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豹褎徐救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乎報

羔裘君臣所同服也袪袂也褎飾也玉藻曰君衣狐

白裘謂人君純用狐而不加飾也又曰君子狐青裘豹褎謂大夫士以豹飾其袂也羔裘以視朝狐裘以燕居狐裘猶飾以豹則羔裘可知也詩人指在位之臣謂國家設卿士大夫之位豈徒然哉蓋以為民也在是位而服是服當自我人而安之自我人而察之則足以稱其服矣居之為言安也謂安其生業也究之為言察也謂察其疾苦也安其生業察其疾苦皆恤民之事也居居則安之又安也究究則察之又察

也凡詩人重言皆不已之意也作詩者既與在位之人有舊好故申複告之曰我不以恤民之事語他人獨以語予者謂與予故舊且相好是以不嫌於彊聒也予其可忽吾言而不聽哉是詩二章皆賦也

鴇保同下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羊亮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晉五世之亂自昭公至武公數十年始定謂潘父弑昭公晉人立其子孝侯一世也莊伯伐翼殺孝侯晉

人立其弟鄂侯二世也莊伯伐翼鄂侯奔隨王命虢公立其子哀侯三世也武公伐翼逐哀侯晉人立其子小子侯四世也武公殺小子侯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武公又殺之五世也亂之久也如是則君子亦不免下從征役不得孝養厥父母此鴇羽所以刺時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況禹王事靡盬古下同不能蓺魚世下同稷黍父母何怙戶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鴇翼集于苞

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鴇行(戶郎)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鴇連蹄性不木止今集于木不得其所矣羽也翼也行也舉鴇之同類以喻衆君子也栩杼也棘也桑也皆以苞言謂雖叢生非鴇之所宜處喻君子不當從征役也說者謂煑海為鹽煑池為盬盬苦而易敗故取以為言孔氏謂盬與蠱字異義同蠱害器敗穀皆

曰盬二義皆謂廢敗也王事靡盬謂王事不可廢敗故君子不得藝黍稷稻粱父母何恃而得食人窮則反本於是呼天而告之曰何時得其所乎何時止此役乎何時反其常乎語意雖切不敢怨其上詩人之忠厚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晉武公以兵力并宗國其罪著矣又因天子之使而

請命此何禮哉詩人美之聖人存之葢猶賢乎已耳
昔者陳司敗問昭公孔子對之曰知禮人皆謂昭公
實不知禮孔子不欲言君父之失而歸過於已以為
聖人之謙厚竊謂未盡聖人之意葢取同姓為非禮
固也諱之謂之吳孟子猶有畏禮之心焉能充是心
將至於不犯非禮雖謂之知禮可也然孔子於此儻
不受其過則後世不復以取同姓為非矣故聖人引
咎之一言在當時不失為謙厚而愛禮之意使萬世

之下知禮之不可廢聖人豈苟言哉删詩存無衣之篇亦此意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侯伯七命衣服以七為節降殺以兩諸侯之服無所為六者説者謂變七言六謙也謂不敢必求侯伯七命之服得受六命之服列乎天子之卿猶愈乎否然天子之卿六命出封則加一等衣服亦如之此諸侯

衣服無以六為節之證也意者詩人一時吟詠必協音韻不暇深考禮制既喜其能請命乎天子謂他人雖有衣服不如武公之衣服以七為節者既安而且吉固足為美就使降一等以六為節亦安而且燠不以為歉也尊王之意出於人心者如此聖人安得不存之是詩二章皆賦也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武公兼并宗國屢相殘賊宗族誰敢相親者可謂寡特矣偃然自以為能不知求賢者為輔翼是誠可刺謂其不能親親故不能用賢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呼報下同）之曷飲（於鴆下同）食（嗣下同）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杕特生貌杜赤棠也子澁而酢道左謂道之側也道周謂道之曲也杜雖味不美以其近乎人往來之地

故猶有君子取而食之噬食也因欲食杜遂肯適我而來遊以喻武公既寡特如杜不能如杜生於近人之地謂不親賢也不能如杜有實之粗可食謂無其禮也果能親賢以自近有待賢之微禮亦必有賢者肯來食其禄而為之助矣今不能然是心不好賢也苟中心好之何不為飲食之禮以待賢者乎詩人刺武公曾杜之不若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息浪矣

以春秋左氏傳考之魯莊公二十八年晉伐驪戎閔公元年晉侯滅耿滅魏二年晉伐東山皐落氏僖公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晉侯圍上陽滅虢執虞公八年晉里克敗狄于采桑此好攻戰之實也國人多喪非死亡也謂遭亂離夫婦相失詩人之辭可見也

葛生蒙楚蘞廉下同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葛之生蒙於木蘞之生蔓于地以喻夫婦相依以生

今予之所美者既亡失矣誰與我同處獨處而已誰與我同息獨息而已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角枕之粲然錦衾之爛然追思前日夫婦相得之樂今既亡矣誰與我同此衾枕獨不寐以達旦耳日之長莫若夏夜之長莫若冬憂思之人於晝夜之長時

尤不能堪故反覆言之於是誓之曰生不可復合猶兾於死後來歸于我之居室庶幾不負同穴之志也

是詩五章前二章比而賦之後三章賦也

采苓（力丁反下同）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晉獻公好聽讒惟驪姬之事爲最著由詩人之言考之正指其事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巓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之然下同）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

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苓大苦即甘草也苦苦菜也葑須菜也以喻讒人之言首陽山名之巔山上也之下山下也之東山陽也皆顯明之地凡譖人者懼君之不見聽反受其禍必於幽闇之地徐進其說今獻公既好聽矣故讒人不復懼乃於顯明之地公然言之苓之味美苦之味惡

葑之味上美而下惡蓋善為讒者始以甘言投之以譬則苓也繼以苦言動之以譬則苦也終則甘苦之言並進以譬則葑也讒言如此則不聽者鮮矣況好聽者乎采苓采苦采葑皆重言之亦以見讒人之言不一而足也案國語驪姬始請申生處曲沃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此以甘言投之也繼以夜半而泣曰申生甚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行彊於君盍殺我無以一

妄亂百姓此以苦言動之也終則曰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君盍老而授之政而行其欲乃其釋君此甘苦之言並進也申生亦謂狐突曰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獻公果殺申生逐羣公子詩人之言信如蓍龜不可忽也三章申言人之言不可苟信不可苟與不可苟從固當舍之然亦不可苟不然其言而但已當察其言胡為而得則讒者當知懼矣

詩人剌其好而戒其審庶幾其悟也是詩三章皆比

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十

詩補傳卷十一

宋 范處義 撰

國風

秦

季札觀樂詩之次第秦處魏唐之上聖人刪詩以秦次唐豈無其說意者秦為隴西之國與戎雜處既不用周禮至以人從死夫不用周禮是不能用夏變夷以人從死是變於夷者也顧乃載甲兵好攻戰蓋有

吞并諸侯之漸聖人見微知著降其次而示貶有合於春秋中國用夷則夷之之意況秦乃伯翳之後伯翳實臯陶之子佐禹治水賜姓曰嬴周孝王使其裔孫非子養馬於汧渭封為附庸邑之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始命為大夫變風遂作其不足以處魏唐之上明矣秦仲之孫襄公當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列為諸侯遂有宗周畿内八百里之地其封域在㳙岐終南之野至

德公又徙於雍其民厚質尚氣槩先勇力蓋其土俗然也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秦仲未為諸侯謂之始大蓋視其先為大耳車馬禮樂侍御皆昔所未有故國人創見而美之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呈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洛下同逝者其耋田節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

七

鄰鄰衆車之聲言車之多也白顛馬之的顙言馬之良也寺人内小臣言使令之不乏也漆可以為飾栗可以為食桑可以為衣楊可以為宫室器械言禮之材用甚備也瑟者常御之樂簧者笙之屬言樂之絲竹不闕也國人始見車馬之盛既已喜之故欲往觀馬猶未得見其君也見其侍御之人使令之衆則又喜之於是相與言曰車馬如此禮樂如此侍御如此

及今不能為樂過此以往則老且死矣蓋喜之之甚欲其君及時自虞樂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四鐵田結下同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洛平王始命襄公為諸侯國之初政未有聞焉遽為田狩之事園囿之樂若可刺矣而詩人美之聖人存而不削何哉蓋秦并西戎以馳逐射獵為俗夫馳逐射獵者乃攻戰爭奪之習也平王喜其一時之功遽命之自取周地襄公果能以田狩園囿之事投國人之

所好而用其人卒之成富彊而傾周者秦人也聖人存之亦以譏周室不能慮其始而遂命之耳

四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四鐵孔阜者謂四馬皆鐵驪純色而且大也六轡在手者謂二轡納於觼而在手者六轡也馬既良壯不勞轡策而親媚之人又相從出狩為之左右此言御

之善也奉時辰牡者虞人翼此時節所宜之牡獸以待公之射也辰牡孔碩謂所翼之獸皆甚肥碩也公曰左之舍拔則獲謂左右惟公所命舍矢則獲獸也拔矢末也鏃為首故拔為末此言射之精也遊於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者謂田狩既畢因而遨遊於此北園馬既閑習車又輕利鸞宜在衡今乃置鸞於鑣犬宜在地今乃載犬於車皆田獵之餘也爾雅釋獸謂犬長喙曰獫短喙曰猲獢今田犬長

喙誠然短喙非田犬也意爾雅因毛氏之說故攺歇驕皆從犬以合之攺字何所不可要之不若謂犬性驕逸以車載之所以歇其驕逸也韓愈畫記有擁田犬者說者取之謂以車載犬葢以休其足力則歇驕不得為短喙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秦襄公備兵甲以討西戎征伐不休幾於黷武矣國

人宜厭之否則譏之今乃矜其車甲婦人雖閔其君子亦無嗟怨之辭詩人且以為美何哉案史記周厲王時西戎叛滅犬丘大駱之族大駱者乃秦祖非子之所自出也至宣王命秦仲為大夫誅西戎又為西戎所殺宣王嘗命秦仲之子莊公破之矣已而復熾遂與申侯同伐周弑幽王襄公以兵救周有功然則西戎者乃周與秦不共戴天之讎也故平王命襄公為諸侯以討之曰討之者以天子命討君父之賊仗

大義而復世讎合天理而順人心矧秦人尚氣喜勇宜乎樂為之用也

小戎俴錢淺收五楘木梁輈陟留游環脅驅陰靷鋈沃續文茵因暢敕亮轂谷駕我騏其馵之樹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戎國之大事也詩人謂之小戎學者求其說而不得乃謂元戎為大裨將為小且是詩方美其甲兵之盛乃捨元戎而獨論裨將豈理也哉竊意小戎名篇摘

取首章之語蓋論車之大小耳案考工記有兵車有田車有乘車至車人又有大車羊車柏車之異名釋者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也詩王風有大車之篇易坤卦有為大輿之說皆謂乘車也乘車為大則兵車為小此小戎之說也小戎俴收者收軫也取收歛載物之義釋周禮者謂兵車之深四尺四寸而大車深八尺則兵車之軫比大車為淺故謂之俴收五楘梁輈者輈轅也車之有轅如屋之有梁故謂之梁輈五

桀者懼輈之不堅故五分其輈以皮束之其文歷録故謂之五桀游環脅驅者以韋為環束服馬驂馬之外轡以其游於服馬之背故謂之游環以韋帶前繫於服馬之衡末後繫於服馬之軫以其當服馬之脅故謂之脅驅游環所以制驂馬之外出脅驅所以禦驂馬之内入如此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矣陰靷鋈續者陰蔽也靷韋帶也以板横側車前及左右以陰蔽車軓故謂之陰以韋帶四各繫於驂馬之衡而兩之

故謂之靷左氏曰兩靷將絶是也續者靷端之環也
鋈者以白金灌沃之也故謂之鋈續文茵暢轂者以
虎皮為車中之褥有文之可觀故謂之文茵釋名曰
車中所坐也以虎皮為之有文采是也轂者衆輻之
所湊釋周禮者謂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大車之轂
尺有五寸則兵車之轂比大車為長故謂之暢轂駕
我騏馵者說文曰青驪文如博棊曰騏爾雅曰馬右
足白曰驤左足白曰馵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

屋亂我心曲者婦人閔其君子有德如玉之温以征西戎之故在彼板屋思念亂其心曲也漢地理志曰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為西戎之居明矣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留是中騧古花驪是驂龍盾順允之合鋈以觼古穴軜納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者四牡即兩服兩驂言其壯也

四馬八轡驂馬兩内轡繫之觼軜在手六轡耳騏駵是中騧驪是驂者青驪如碁曰騏赤身黒鬛曰駵黒喙曰騧深黒曰驪以騏駵為中服以騧驪為外驂也龍盾之合者盾以木為之畫龍於上合而載之為車蔽也鋈以觼軜者説文曰觼環之有舌者軜之觼以白金為飾繫於軾前也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者婦人閔其君子在西戎之邑以何時為歸期使我思念也

俴四孔羣厹求矛鋈錞徒對蒙伐有苑虎韔敕亮鏤膺鲁豆交韔二弓竹閉緄古本縢直登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於監良人秩秩德音

俴四孔羣者謂以薄金為甲以介馬詩曰駟介旁旁左氏曰不介而馳皆謂馬當被甲也孔羣者言其甚馴而可羣也厹矛鋈錞者矛有三隅謂之厹錞鐏以白金謂之鋈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釋者曰銳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

其錞地蒙伐有苑者伐中干也蒙雜羽於上有苑然之文也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者韔弓室也以虎皮為之而以金鏤飾其膺也説文曰韔弓衣也膺胷也謂弓室之胷也爾雅金謂之鏤交二弓於韔中以竹為柲以繩約之也釋周禮者謂弓紲於柲者為發絃時備損傷也且引是詩為證而改竹閉為竹柲蓋竹閉乃紲弓之物加繩以約之也言愛護之至也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者厭厭

祝其功名安而且久秩秩祝其功名有常不敗蓋秦能使民好戰不獨男子為然雖婦人閔其夫豈特欲其歸且祝其寢興無恙長保其功名此所以終能取周之地惜乎不能用周禮以矯揉其好戰之俗故卒以此亡然則小戎之詩在當時固可以為美在後世祇可以為戒歟是詩三章皆賦也

蒹古恬下同葭加下同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秦襄公始受周命得為諸侯當用周禮以變戎狄之俗而後國可安也昔齊嘗問魯於仲孫湫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然則秦不用周禮無其本矣何以固其國哉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蘇路下同洄回下同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希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

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蒹葭蘆也蒼蒼方盛貌淒淒則已成矣采采則可取矣然必待霜而後堅實今露猶未霜露猶未晞露猶未已以喻秦雖已為諸侯未能用周禮以變國俗詩人知其無以固其本矣荀卿曰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又曰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詩人以

水譬禮伊人謂彼國人也一方水之一隅也水草交曰湄水涯曰涘喻人必由禮惟禮為近人也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游謂不以禮而治人則險而遠譬之逆流而上其道既阻且長言非易至也且躋言非登陟不能至也且右言非右助不能至也以禮而治人則易而近譬之順流而涉自一方而至中流自湄而至中坻自涘而至中沚可坐見其至也宛坐見貌詩人申言用周禮則民順而治民邦之本也

民順治則邦本固矣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序有能取周地之言案史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曰戎無道奪我岐豐秦能攻殺戎即有其地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而有之然則襄公雖未能自取周地既有王命矣秦之大夫以王命為重故併受顯服而美之

以為秦自襄公已得周地且受侯服不曰美而曰戒勸正以周地雖有王命尚為戎有戒其無負天子之託而勸其必取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於角丹其君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弗衣繡裳佩玉將將七羊壽考不忘

終南一名中南周之名山也條槄梅柟也紀者道之經理也堂者地之寬平也有條有梅則材木可用也

有紀有堂則形勢可居也詩人謂岐豐之地其美如此而襄公以王命而得之又受諸侯之顯服錦衣則狐裘以裼之黻衣則刺繡於裳顏如渥丹其君也哉謂其容貌之盛足以稱人君之位也佩玉將將壽考不忘謂其佩服之美終身不可忘周之賜也一篇無非戒勸之意而卒章一語尤為切至蓋戒之無忘乃勸之必取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黄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案

左氏傳魯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說者曰殺人以葬璟其左右曰殉不刺康公而刺穆公是穆公之命三子自殺也死不為義無足美者可哀而已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子康下同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

戶郎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於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倉庚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此鳥羽毛聲音可愛以譬人之良也然必出自幽谷遷于喬木乃得其所今止于棘止于桑止于楚皆卑飛趣下必為人所捕失其所矣以譬三良志趣卑下以國之良不能與

社稷存亡而輕於殺身以從其君將死旣亂之命特可哀耳不足尚也百夫之特謂特出於百夫也百夫之防謂可以當百夫也百夫之禦謂可以敵百夫也國人呼天以哀之以爲秦失此三子善良幾至殲盡至欲以百身贖之夫國人之情悲切如此使康公亦如國人必有道以止之柰何略不動心黄鳥之詩旣作於康公之時不敢斥言其君而康公之失亦隱然見之言外矣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序言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則此詩乃穆公之舊臣謂穆公待賢之禮厚而康公即位未幾即棄其賢臣也觀穆公尚能使三良從死以見終身待賢之不薄晨風詩上皆言待賢下皆言棄賢也

鴥尹橘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鸇之類北林必鬱積茂密而後烏之迅疾如晨

風者歸之喻康公初待賢有禮故賢者仕其朝以晨風比賢者亦取其去來之速待之有禮則來歸禮衰則去矣君子指賢臣也謂康公之初即位也望賢臣之來而未得也憂心欽欽而不敢忽令乃棄賢不用故歎其如何如何忘我賢臣實多也

山有苞櫟盧狄隰有六駮邦角未見君子憂心靡樂洛下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悌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詩人言山必以隰配猶言山上山下也苞叢生也山則有叢生之柞櫟隰則有六駮之梓榆山則有叢生之唐棣隰則有植立之楊檖櫟也棣也檖也訓釋易曉惟梓榆皮青白駮犖故謂之六駮蓋駮如馬鋸牙食虎豹取其皮之相似必以六言意獸三爲羣六則非一羣言木之叢生望而視之亦若獸之羣聚其文駮犖也詩人謂康公初待賢有禮故賢者之立其朝如木之在山隰其材皆可以備器使申言康公即位

之初憂賢臣之未得至於靡樂至於如醉今何遽至於棄我也由序之言求詩之意康公不能念穆公之業可槩見矣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或曰駮謂之六疑別有義然詩人比興如綬草與綬鳥同名之類則名木以獸風人之辭也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子好呼報攻戰亟欺跽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此康公之詩也康公以魯文公七年立是年即與晉

人戰於令狐十年又伐晉十二年又與晉人戰於河曲十六年又與楚人滅庸康公征伐之事見於春秋經傳者如此所謂好攻戰而亟用兵為可考矣然襄公征伐不休則詩人美之謂其有王命而復世讎是民之所同欲也康公征伐出於修怨逞忿且無王命豈民所欲哉詩人再三以王於興師言之深譏其征伐不自天子出也序言刺其君子蓋指其君臣皆好戰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袍上服也雜繭絮為之澤褻服也如汗衫之類裳下服也如袴褶之類皆軍衣之不可闕者古者用兵君民同其甘苦故服亦謂之均服今康公以私意用兵非有王命民所不欲故假衣服為言謂我雖有衣與君子同而其欲不同不直言不同欲亦譎諫之義也

謂荀有王命興師我當修戈矛修矛戟修甲兵同為仇敵皆作而行矣詩人之言得春秋尊王之義聖人有取焉是詩三章皆賦也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力馳姬之難乃旦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康公即位猶能作是詩既而遂脩晉怨有令狐之役

所謂念母之良心安在哉竊意康公為太子贈送晉文公見舅而念母有不可誣者即位未幾而脩怨則私欲既勝良心遂喪序詩者本前日康公見舅念母之意而詳言之以見康公之始終如此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亦述康公前日之意非後日之意也秦自殽之敗遂絶昏姻之好為仇讎之國使康公終能念母釋舊怨而脩新好則秦晉之兵可息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黄我送舅氏

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古同玉佩

秦是時都雍曰至渭陽者謂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既欲贈之以車馬以為未足以止我悠悠之思又欲贈之以佩服此皆康公念母之切故欲厚贈於舅氏有加而無已也周禮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諸侯之車可以謂之路車也乘黄謂四馬皆黄也瓊玉之赤者瑰石之次玉者謂以瓊瑰為佩也皆形容

欲厚贈之意耳康公為太子豈能真有是贈邪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此乃康公之初心使康公能推是心不為私欲所移則不復為令狐之役矣是詩二章皆賦也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權輿輿晨風皆穆公之舊臣謂康公其初待之有禮未幾待賢之意遂衰葢公之用賢亦猶見舅氏而念母皆有始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詩人吟詠有始終指一事為言如緇衣始終言緇衣羔裘始終言羔裘之類也此詩始終言飲食蓋人君禮貌其臣意之厚薄即是而可卜是以膰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設而穆生去康公始待賢者為具之盛有如夏屋渠渠高廣貌今一旦待之殊薄其食僅足耳其始有黍稷稻粱之四簋今一旦使之食不能飽

禮貌之衰有如此者所謂不承權輿也權為衡之始輿為車之始康公不能承其始則賢者去矣說者謂屋則立之先君食則受之今君是以夏屋為賢者所居之屋也且禮貌衰而飲食薄則有之矣決無奪屋之理春秋左氏傳謂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有酒如淄有肉如坻昔人尚以山川比飲食則況以夏屋不為過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十一

詩補傳卷十二

宋 范處義 撰

國風

陳

陳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正豈以河濵之故習歟武王封閼父之子嬀滿於陳都宛丘之側與宋杞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

之至五世幽公當厲王之時淫荒無度變風始作次秦之下亦以其昏亂虞之故家遺俗無復存者誠秦之不若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人君之游豫苟有益於民如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乃民之所望固為善也其次能與民同樂如田獵鼓樂民見羽旄之美聞鍾鼓之音欣然有喜色抑其次也今陳之幽公以淫昏之故游蕩無度

國人歌詩以刺之諷味其言備見一時鄙厭之意此國人之情也

子之蕩(他浪)兮宛丘之上兮洵(荀)有情兮而無望兮坎(苦感下同)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直置下同)其鷺羽坎其擊缶(方有)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導)

宛丘在成都之側自為地名說者或以為中央下或以為中央高既曰宛矣固不得為高也或言上或言下或言道據所見云爾幽公始而游於宛丘民猶有

望也既而屢出蕩而忘反則民信其止為情欲耳無復可望如古人之游豫也故聞其擊鼓擊缶之聲見其鷺羽鷺翿之舞第若可厭鄙耳無復有欣欣之喜也鼓以革為之缶則土鼓也易言不鼓缶而歌史言請秦王擊缶坎者擊鼓之聲也鷺羽一名翳舞者所持以指麾也翿即羽也冬夏猶言寒暑無時不相值也幽公游蕩不避寒暑使國人無時不值於宛丘則人情之鄙厭不言而喻矣是詩三章皆賦也一說幽公游蕩信有情欲耳而無令望也亦通

東門之枌符云下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欺去聲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幽公荒淫宛丘刺之此詩疾之刺之者刺其君不能正之於上也疾之者疾時人胥傚之於下也男女不服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則無恥之甚也無恥故可疾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況浦子仲之子婆娑素何下同其下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鬷

子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公祁饒

東門即去宛丘之道路也枌也栩也即道路間之木也婆娑盤旋歌舞之貌子仲氏之子既先往於東門之下則南方原氏之女亦不復績麻而往會之舉二氏之男女為言則下此者可知矣古人姓氏幸而存於經不得而廢也如丘中有麻之留氏如桑中之姜氏弋氏庸氏皆其類也或謂南方之原為南方之原野則於文義有礙且宛丘既自東門而出則在東而不在南矣必

無出東門而往南方之理意謂南方原氏之女未會於東門之市井耳况春秋莊公二十七年有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之事則原為陳大夫何疑之有二章言穀旦于差謂差擇吉日以為期也三章言穀旦于逝謂期日已至而遂往也越以鬷邁鬷之為言總也謂於是總往於所會之地也荍芘芣也荍取其華之色椒取其氣之芬此男女相贈之物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

君也

陳小國也僖公天資慤愿僅能自守耳豈能抗志以有立哉故詩人欲誘道扶持使之卓然奮起有為於國不至安於卑陋而遂止也然是詩之體頗異衆作一章正言其愿而無立二章三章皆誘掖之辭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悲位之洋洋可以樂洛飢

衡門謂横木為門其規模淺陋無忻慺之可託今乃遊息於下自以為安泌始流之貌言其洋洋漫流無

波瀾之足觀兮乃游泳其間自以為樂蓋安則棲遲而不去樂則忘飢而療食以喻僖公之性安於卑陋而無立志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房豈其取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先儒謂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齊姜姓宋子姓姜子乃女之貴者食魚當求魴鯉取妻當求姜子皆誘以大而起其志蓋閭王不成猶可以

伯安於卑陋則陳止於陳耳惜乎僖公不足以進此亦猶孟子語齊宣以王道自謂吾惛不能進於是也是詩與甫田皆視其君之失而正救之齊襄公志大心勞所謂過也詩人則抑之陳僖公愿而無立志所謂不及也詩人則誘之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孰謂詩人之正救其君不與聖人教人之意同學與政果無二致也是詩三章皆興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

也

凡詩言刺時蓋指一時之事或指其君或指其臣民是詩之序明言疾其君之淫昏必其君有淫行如衛宣公之類不然何以遽加以疾之一字蓋疾近於惡如衛宣公之類直可惡矣無復可正救陳君之淫昏詩人猶思得賢女以配之雖由其心之愛君亦其君之資質猶可與為善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下同）麻彼美淑姬可與晤（五故下同）歌東

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古顔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陳風三詩皆言東門蓋指所見以起興也水性至柔池有防限賢女之喻也漚久漬也麻也紵也菅也必得水之久漬乃可治以為用以喻君子必得賢女相與漸染可以成德也晤欲明也賢女於君子凡笑歌言語之際亦有以曉悟之故其聽之也熟而入之也深如齊雞鳴蓋於夙夜卧起之際有相成之道亦此

之類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魚敬女猶有不至者也

是詩刺當時昏姻以有故而失時則男女多殺禮不復能如古之親迎今幸已有成約而女復有異志而不至亦由於上之人淫昏有以化之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子桑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貝昏以為期明星晢晢之世

東門之楊葉雖牂牂肺肺而盛然漸至於凋落耳喻男女已失嫁娶之時及今猶可以昏姻乃復男行而女不隨既有成約期以吉日之昏暮可以行禮今夜已鄉晨啓明之星煌煌晢晢而女猶不至則又不能踐約矣正如東門之楊竟至衰落是誠可刺也昏姻取幽陰之義故行禮用昏暮古今皆然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

民焉

案春秋在氏傳魯桓公五年陳侯鮑卒謂陳桓公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佗桓公之弟也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為蔡人所殺佗當桓疾病殺大子而以已代之可謂不義陳由是亂國人至於分散所謂惡加於民也詩人刺之以佗之不義由於無良師傅蓋以恕待之謂其資質可與為善可與為不善視師傅之賢否如何耳

序詩者不以為君直言陳陀蓋得春秋不稱爵書蔡人殺陳佗之旨與書衛州吁鄭忽同也使詩序不經聖人之手孰敢竊春秋之法書三君之名哉

墓門有棘斧以斯所宜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鴞萃徂醉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佗無良師傅非可以責佗父兄當任其咎也無賢父兄則無良師傅使佗之父兄能知古人教世子之道

則佗其庶幾矣棘也梅也皆有實之可食喻佗可與為善也不幸生於墓門則非其地喻其無賢父兄也斯離析也鴞惡鳥也棘與梅既生非其地則或為斧斤之斯析或為惡鳥之棲萃則不足為美矣喻其無良師傅與之相處遂戕其性而染其惡也故詩人於首章原其所自則曰師傅之不良國人且知之佗之父兄豈不知之而不能去之乎此向者誰使之然哉蓋責其父兄也於卒章要其所終則曰師傅之不良

子既歌以訊告於佗矣苟不顧予之訊以至顛倒而後思予之言亦何及哉蓋責佗也佗之惡亦甚矣而詩人待佗為甚恕既追咎於師傅又兾佗之悔悟忠厚之至也是詩二章皆比而賦之也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古者謂讒人必曰讒賊蓋其巧發奇中甚於以刃殺人彼以刃殺人者人得以禦之而善為讒者譸張為幻足以惑亂是非陰被中傷者皆不知為計以是言

之甚於以刃殺人者矣況為宣公者多信其言不能考察此君子所以憂懼也夫所貴於考察者亦有理之可據理之所必無者讒人以為有何足信哉是詩二章皆據理之言也

防有鵲巢邛（其恭下同）有旨苕（徒雕）誰侜（陟留）予美心焉忉忉中唐有甓（蒲歷）邛有旨鷊（五歷）誰侜予美心焉惕惕（吐歷）

鵲必依大木為巢為防以止水必無大木安有鵲巢陵苕生於下濕邛高仰之地必無潤澤安有美苕中

唐在堂塗之間人朝夕所埽除必無瓴甓旨鷊綬草也
與陵苕性相類亦卭之所必無而讒者皆以為有彼
好聽者遽信之何哉㑺壅蔽也葢予雖有美為讒言
所壅蔽所以始則忉忉而憂終則惕惕而懼也是詩
二章皆興而賦之也

月出刺好呼報下同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悅美色焉
在位之人化其君之淫昏惟女色是好則其志荒矣
序詩者以不好德而說美色發之葢以責在位為卿

士大夫者當知禮義廉恥豈與庶民無知惟上所化
邪故以不好德刺之若為庶民而作則直言其淫亂
耳

月出皎兮佼古卯下同人僚了兮舒窈烏了糾其趙兮勞心悄七小
兮月出皓胡老兮佼人懰力久兮舒懮於久受兮勞心慅七老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兮舒夭於表紹兮勞心慘兮

齊風以東方之日東方之月喻君臣此詩止刺在位
故以月出言之晝欲有所為則夜必有所思月之始

出皎潔皓白光照萬物在位之君子能於此時思其政則為好徳矣今乃思佼好之人欲舒我之憂思而不可得至於我心之勞則好徳不如好色誠有愧於月之象矣傳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周公亦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此皆好徳之思也陳之諸臣何足與語此僚兮劉兮燎兮皆好貌窈糾懮受夭紹皆憂貌悄兮慅兮慘兮皆勞貌諸國方言多不同未易以一義求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株下同陟朱林刺靈公也淫乎夏雅戶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陳靈公與夏姬亂至與其臣相戲於朝又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其無忌憚之甚殆與疾驅於通道大都者無以異國人刺之其辭比他詩為迫切柰靈公無羞惡之心何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繩證馬說稅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株不必為邑名殆夏姬所居之地也國人正辭以詰之曰何為乎株林豈欲與夏南相從乎若非往株林與夏南相從何故駕乘馬而說乎株野乘乘駒而朝食于株乎憂君之意切故其辭亦切也不斥夏姬而言夏南固嫌於褻然夏南實主其家國人亦豫憂其禍必作於夏南也是詩二章皆賦也

澤陂彼皮下同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息嗣感傷焉

序詩者言君臣淫於其國蓋指靈公與孔寧儀行父之事其下化之至於男女相說憂思感傷說者謂東門之枌宛丘之應澤陂株林之應信乎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他弟）滂（四光）沱（徒何）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古顏）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寤寐無為中心悁悁（烏玄）彼澤之陂有蒲菡（戶感）萏（大感）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張華）轉伏枕

澤者水之鍾也陂者水之障也蒲荷離也荷芙蕖之葉也蕑蘭草所謂澤蘭也菡萏芙蕖之華也皆澤陂所有之物也蒲以喻男子荷取其葉之稱蕑取其氣之芬菡萏取其色之麗皆以喻女子詩人以蒲配荷以蒲配蕑以蒲配菡萏所謂男女相說也蓋淫風之行由於男子無剛德柔從於人若蒲然故年之稱者則取之氣之芬者則取之色之麗者則取之其未得之也則既思其人而感傷又思其人髮之卷又思其

人貌之儼寤寐之間不復他有所為或涕泗俱下或悁悁憂慼或輾轉廢寢此皆合男女之情而言之詩人言其情而不及於亂亦欲其止於禮義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補傳卷十三至十六

臣永瑢恭校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彭良箴

詩補傳卷十三

宋　范處義　撰

國風

檜

檜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鄭語云祝融之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會人者祝融之弟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其四曰會人也王肅曰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為檜

子鄭氏詩譜云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鄭語云史伯於幽王之世為桓公謀滅虢檜然則檜之變風又作於幽王之前明矣國小而迫其君則廢禮於衣服其民則廢禮於三年皆首亂先王之制陳雖淫昏未始有此宜居陳之次也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彊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作羔裘之詩者檜之賢大夫也何以知其賢由其序

而知之也大夫自謂以道去其君又謂其君不用道而詩之三章止言衣服之非禮與既去而思君諸儒多謂大夫不欲言君他過止及衣服有合於孔子以微罪行既去而思君有合於孟子三宿出晝此説固善竊以為猶未盡詩人之意夫先王之禮道之所寓也禮既廢矣道安在哉案王制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以此見先王之制禮甚重於衣服也故討之而不敢緩歷觀變風列國之君過失多矣而先王

之禮寓於衣服者莫敢廢也其民化之亂亦甚矣而先王之禮通喪三年者莫敢廢也檜之君首亂於衣服燕居與視朝輕為變易此廢禮之大者賢者蓋於此而窺之知吾道決不可行所以去之若夫既去而思為厚之至則誠如諸儒之論其後民俗視君衣服之變易以為固無害於事是以亦輕變三年之禮素冠不服可見悖天理而斁人倫皆原於君之廢禮序詩者體詩人忠厚之意婉其辭曰好潔其衣服逍遥

遊燕而不能自彊於政治誠使不廢先王之禮雖好

潔衣服逍遥遊燕未為過之大者賢者豈忍遽去其

不能自彊於政治亦詩之所不及然視其逍遥遊燕

則不能自彊可知矣所謂言不盡意者如此董仲舒

有言事在彊勉而已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檜之君不能自彊於政治是不能彊勉行道也故曰

君不用道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直遥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刀羔裘翱

翱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古報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緇衣羔裘此視朝之服也狐貉之厚以居此燕居之服也今以羔裘逍遥而燕居以狐裘而視朝可謂顛倒矣人君顛倒於衣服輕變先王之禮舉此心以往何所不至哉君子見幾而作所以去也次章言翱翔不特燕居又服羔裘以遨遊矣言在堂則不特視朝又服狐裘於正寢矣卒章言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則

又不復見其視朝在堂第見其羔裘以遊燕其色之澤日照之有曜亦以好潔故也賢者不忍忘君故再三言豈不爾思始而勞中而憂卒而悼也孔子必朝服而朝月朔然後服之國家無道則不充其服焉檜之君何足以語此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去父母國之道也檜之大夫可謂得去父母國之道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三年通喪自遏密載於舜典亮陰載於說命孟子亦有舜禹三年之說三代之衰世多僻王斯禮未之有改也漢之文帝始有短喪之制而景帝遂行之為王者廢禮之罪首至諸侯之禮不知何自而變孟子為滕文公定為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然則諸侯廢三年之禮其已久矣於檜何責焉曰檜不能三年非謂其君謂其民也為君者則有辭矣曰亡國常於斯

得國常於斯然是非君子之言舅犯辭以闢之以為為利也蓋王者則有冢宰百官總已以聽焉周公攝政足為後世法國獨無卿乎何至廢先王之禮也案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然則周公止踐履其位而行其政耳非實居天子之位也可謂居攝之得體矣以是知成王居喪已即位幼弱未能涖政故周公攝其政非攝其位也周頌言成王即政以明即位久矣若諸侯以先君之命而即位

終三年之喪而後涖政其誰曰不可至於民則自檜以前未聞其廢是禮也宰我嘗有期之問聖人深罪之既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又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聖人之言本諸天理切於人心萬世之下聞斯言也茍有血氣者莫不感動檜之民獨何人哉習見其君之廢禮遂失其本心是誠可刺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力端兮勞心慱慱徒端兮庶見素衣

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畢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於粉

素冠者練冠也十有三月而練素衣者冠既練而衣亦練也素韠者大祥祭服之韠也檜之民不能三年則期而練大祥而禫祭皆不復講也棘急也謂居喪皇皇情急故曰棘人欒欒瘠貌慱慱憂貌傷悲感傷而悲也蘊結積而不解也詩人庶幾見冠服之素毀瘠之人而不得見所以慱慱而憂感傷而悲積而不

解也使得見之則欲與我同歸與我為一謂人心同然實不相遠果能素冠而毀瘠乃我輩人也故曰同歸曰如一也嗚呼禮失則求諸野庶民士夫由檜以來至於今日雖貧富不同而禮有厚薄然三年之喪言於口而行於身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豈以聖人既存檜詩又罪宰予足以長其善救其失有功於後世歟況齊斬功緦載之令甲居喪違禮議罪有差為天下國家者亦知重其禮矣獨王者之身自漢文帝

以下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斷然行之然晉武帝為議臣所惑爲禮不備魏孝文禮雖粗備而服非其服周高祖雖衰麻苫塊卒三年之制而通喪止行於五服之内不及臣下又在喪頻出遊幸無急冠而與師伐鄰皆不合於禮唯國朝祖宗以來宫中實行三年之制至壽皇聖帝執喪三年禮無違者然則自漢以迄于今始復唐虞三代之舊遂為家法甚盛舉也

是詩三章皆賦也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萇楚（丈羊）（姿利）

檜之君淫泆放恣故國人疾之思為君而無情慾之累誠可樂也

隰有萇楚猗儺（於可下同）（乃可下同）其枝夭（於驕下同）之沃沃樂（洛下同）子之無知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萇楚銚（音遥）弋也此物始生猶能自立及長過尺則引

蔓於草上以喻人君少而無情慾似可以立事既長溺於所愛則放恣無檢束故國人思之不欲斥其君借萇楚為喻謂萇楚之為物至有枝有華有實之時則猗儺柔弱不能自立不若始生之初夭夭然少壯沃沃然潤澤喻其君之淫恣曽不如未有知未有室家者為可樂蓋厭其所為所以疾而思之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乃而思周道焉

周之盛時衆建諸侯使小事大大庇小有相侵伐者命方伯連帥以正之故諸國不失分地庶民保其生業今檜小國也政亂而民不安其居惴惴然惟恐大國之吞并故思周建國親侯之道而賦是詩案檜在幽王之世為鄭所滅此其將亡之詩乎

匪風發兮匪車偈起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兮匪風飄符遥兮匪車嘌匹遥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普庚魚溉古愛之釜鬵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發兮揺動貌偈兮軒輕貌迴風曰飄無節度曰嘌非風而飄揺不寧非車而軒偈無度喻人居亂世如在風中車上其不遑安處之狀有如此者顧瞻周室蓋有道以正之使無滅亡之禍其思望之極至於中心傷怛而相弔此將亡之辭也卒章所望於周室者尤為切至曰誰能亨魚乎我以漑滌釜鬵以待之矣此望周室之治其國去其擾也誰能將我而歸周乎我已懷思其好音矣此望周室之救其亂而安其民也

是時周末東遷故曰西歸周亦在檜西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十三